

# 心与力的较量

## ——“二次回乡务农”见闻感思之一

○ 邱祥

1975年高中毕业,不存在任何讨价还价的筹码,离开校园第二天,记得是六月二十七日离校,担任生产队长的三叔就催我和他一起下田劈草准备“双抢”,也就是抢收抢种,然后生产队就开会给我站“级”,然后就正儿八经地当了两年半农民,然后就到了恢复高考,然后就迷迷糊糊考上并于1978年2月重返校园,然后就毕业参加工作,直到2014年退二线,幸运地作为最后一批享受此待遇,然后就达到年龄,在2018年11月办理了退休手续。

由于父母年事已高,退休后就常回家看看,多陪陪他们。弄一部车子自驾,每周往返福州二趟。在福州的日子,走西湖走福道,感觉时间很容易过;在老家的日子就感觉无聊多了。于是突发奇想,重操四十年前的旧业,去省城打铁店打了一把锄头,种菜!私底下自称:第二次回乡务农。

于是,从竹坑那儿拿来三畦公路边的菜地种萝卜,自己给自己定规矩,每天只能劳作一小时,不得超时,准时收工。时间安排在下午三点半至四点半之间。

第一天到菜地,挖了十几锄头,绝不超过二十锄就要停下来歇一歇,气喘吁吁兼之腰酸腿软。一个小时过去了,才仅仅挖了三

分之一畦。

这天陪我挖菜地的是堂叔公,一个智商并不怎么高的老农。在任时,他很受我给他的许多恩惠,所以跟我也特别亲。他拄着拐杖在田埂边教我怎么挖地,俨然已经把我当成过农民这档事给忘了。他说他要不是腿脚不便,就下田帮我挖了。我说那可不必,因为我的目的是锻炼和打发时间,不是为了生活和收入。更何况公肾衰晚期引起的腿脚积水肿痛,已是行将就木之人,万一有个长短,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

晚饭后,我习惯走一遍瓌坑步道,在这乡间小道上,有星星,有蛙鸣;有凉风,有潺潺流水声;在这弥漫着泥土气息的氛围里,惬意之余,总是使人想起往事——

回乡务农后,“站级”要求我每个月需出工二十天,不足要倒扣,超过不奖励。二半年时间基本没被罚过,当然这里面大队的误工补贴也都参进去算。尽管白天上山下田,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还是不会感觉到累,每天晚上还能和一带小兄弟打闹,不到十点半不睡。

两年半的时间里,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种田都不怕了,还怕什么?”几乎成了同时期回乡务农的青年哥的口头禅。这句话

的可能当农民的,确什么都不怕了,况且怕也没有用。

一个大队,几十号青年,但由于出身不同,就分成了两种人,插队居民户、回乡农业户。居民户插队,第一年有每月八块钱的补贴,够生活费了;还规定生产队不能给他们“站级”,第二年才开始享受农民“待遇”。劳动两年后,大家都有升学招工参军资格,但插队的多了一条招工之路,农村户口的就没有。相比之下,农业户就是“二等公民”。

当然,论种田,插队的和回乡的没得比。从小在农村长大,“农忙假”和暑假都要参加劳动,所以回乡劳动“轻车熟路”,而居民户从小养尊处优,适应劳动还要有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共同点就是大家都感觉力有余而心“瘁”也!

第一天挖菜畦仅堂叔公陪我,第二天下午就热闹了。来了又一个,来了一个,来了一个,连过路的也要停下来指点一番。不外乎两种声音:一种是菜畦挖得不规范,不平整,然后指手画脚地指导指点一番,有的还亲自下来做示范动作。我很感激他们,生疏了四十年的农活手艺的确需要恢复期和师傅指点;第二种声音基本上是异口同声地

劝说不要种,一个退休局长,一个月拿着几千元的退休金,做什么?其实他们怎知我内心所思——

参加工作三十八年,从教师到公务员,总是有工作压力的,更何况那年头那环境,身体虽然没有被垮掉,但难免有瑕疵。退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体检,结果是得了两种慢性病且将终生陪伴我。医生开出的处方是:终身服药,适当锻炼,定时体检,才能有健康的身体欢度晚年。

遵医嘱寻找“适当锻炼”的良方——种菜,却能引来这么多人的关注,实在是三生有幸啊!除了上面二种声音外,其实还有一种我最不爱听的声音:与农民争利!意思是我们要用退休金去买菜,而不是自己种菜而省下退休金,减少农民收入。

三畦菜地在熙熙攘攘之中和一周时间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播下种子告一段落。这七天里,我犹如动物园里的大熊猫,得到了众多参观者的品头论足,耳提面命,更得到一次心灵的洗礼。其实经过四十年的风雨涤荡,早已是心如静水,与人无争,抱定自己的初衷:我是为锻炼而来而非争功斗气也!晚年的这一场“较量”和第一次务农有何不同?年轻时力足而心“累”,辛苦又“心苦”,苦在前途渺茫……而这一次则是力不足而心又宽,是否“吃饱了撑的”?

人已老,力虽衰,尚能饭,吾心足矣!

## 龙里油画大草原的云

○ 梅春

在岁月的漫漫旅途中,我曾饱览无数风光旖旎的胜地,黄山的云缥缈似仙,如梦如幻;泰山的云海壮阔,气吞山河。然而,龙里油画大草原的云,却宛如一首空灵的诗篇,深深镌刻在我的心灵深处。

踏入这片广袤无垠的草原,仿佛置身于无边无际的绿色巨画之中。那翠色欲滴的草地,如同一席天然的绿毯,一直铺展到遥远的天际。而在绿色的舞台上,云,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主角。

清晨,晨曦微露,草原还沉浸在一片静谧之中。此时的云,似薄纱轻笼,又似牛乳初凝,透着一股朦胧的美。它们悠悠地飘荡在天际,仿佛是一群优雅的舞者,在蓝色的舞台上轻盈地旋转、跳跃。有的云纤细如丝,像是仙女手中的缕罗;有的云团簇如棉,宛如孩童手中的棉花糖。阳光透过云层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给草原披上了一层金色的纱衣。山峦在云影的映衬下,时隐时现,宛如娇羞的少女,欲语还休。

中午,骄阳似火,那璀璨的光芒似要将整个世界点燃。天空,成为了云的舞台,它们在这炽热的温度中,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激情与活力。

云朵迅速地聚集,眨眼间,便形成了一座座巨大的云山。那洁白如雪的颜色,在阳光的映照下,愈发显得纯净和耀眼。这些云山高耸入云,宛如巨人般挺立在天空之中,雄伟壮观,气势磅礴。它们相互簇拥着,彼此交织,仿佛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聚会。每一朵云都在尽情地诉说着自己的故事,分享着彼此的欢乐。

然而,风,这位调皮的使者,似乎不想让这场聚会太过平静。一阵狂风呼啸而过,瞬间将原本紧密相连的云山吹散。那些巨大的云朵顿时化作丝丝缕缕的流云,在空中自由地穿梭。刚刚还是巍峨的巨峰,转眼间便成了飘逸的丝带,这变幻莫测的景象,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我静静地仰望天空,任由自己的思绪随着那不断变幻的云朵飘荡。在这片广袤的蓝天下,云以其无穷的创造力和灵动之美,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令人陶醉的画卷。它们不受拘泥,自由洒脱,将大自然的神奇与美妙展现得淋漓尽致。

黄昏时分,夕阳西下,天边被染成了一片绚丽的橙红。云也被这温暖的色彩所渲染,变得如梦如幻。它们宛如一团团燃烧的火焰,热烈而奔放;又似一片片绚丽的彩霞,璀璨夺目。整个天空仿佛是一幅巨大的油画,云就是那画中最灵动的笔触,勾勒出一幅美轮美奂的画卷。草原上的一切都被这金色的余晖所笼罩,牛、羊也仿佛披上了一层金色的铠甲,在草原上悠然自得地漫步。远处的蒙古包,升起了袅袅炊烟,与天边的霞云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幅温馨而宁静的画面。

龙里油画大草原的云,是大自然赋予这片土地最珍贵的礼物。它们自由自在地飘荡在天空中,不受尘世的纷扰,不受世俗的羁绊。它们用自己的姿态诠释着生命的真谛,让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与伟大。在这片云的世界里,我忘却了尘世的喧嚣,忘却了生活的烦恼,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宁静与慰藉。

当夜幕降临,繁星点点,云悄然隐去,但它们留下的美好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间。这片草原的云,将成为我心中永恒的记忆,激励着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勇往直前,去追寻那片属于自己的自由天空。

# 古村落与冰洞

### 山西纪游之一

○ 翁振华

5月31日,我们来到云丘山景区,先是坐一程电瓶车,然后沿一溪涧旁由山石铺就的道路,徒步向古村落塔尔坡和冰洞前进。沿途景色清新,路旁花圃里蜀葵、月季等花卉,争奇斗艳,竞相开放。

这时已到半山腰,只见前面山涧烟雾腾腾缭绕,迷迷蒙蒙。树木也渐见高大,映入眼帘的还有散落在坡地上的民居,这些民居多为不规则的块石砌就,已显岁月之悠久。导游介绍,塔尔坡古村落到了。古村已有2500年,原名“塌耳坡”,因老子李耳曾云游到此并居住过,故名。老子,公元前571年—471年,春秋时期人,著有《道德经》,被列为世界百位名人之一。

塔尔坡古村共有30多户原住民,由于塔尔坡辟为旅游区,村民进行了搬迁,旅游区建成后,大部分村民被返聘回村,从事服务业工作,既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又使他们在全新的行业中大显身手。

群众搬迁后,民居稍事整修,基本保持原来样貌。村落的建筑风格多为窑洞式建筑,依山而建,显得独有一番风味。古村内的院落共43处,错落有致,整体呈叠地式排列。这些院落以土窑、石窑、木结构的瓦房为主,展现古代先民的居住理念。我们粗线条地浏览了部分民居,这些民居墙上挂着辣椒、玉米,门上贴着红对联,功能也多样,有的做花馍,有的卖豆腐,有的从事打铁等手工艺,俨然像一个百业兴盛的小社会。对于民居结构,我们也细看了一二座有特色的古厝,其中一座有厅堂、卧室、厨房、杂物间,由于受地形限制,房子并不宽敞,显得有点局促,在一卧室主墙体位置,立着一衣柜,移动衣柜后面便是通向后山的暗道,这应该是在紧急的情况下,避险的一条通道。

塔尔坡不仅建筑风格独特而吸引人,而且民俗文化也受到青睐,如皮影戏、捏花馍、打铁铺、植物染等传统工艺,深受民众及游客的欢迎。在塔尔坡我们看了《猪八戒背老婆》皮影戏,八戒的形象可谓妙趣横生,也让人惊叹传统艺术的魅力。

塔尔坡古村多果树,有桃、李、杏、桑葚等,尤其是在家乡看不到的核桃树,在这里让我们开了眼界。核桃树原来是那么高大,树上的果实与桃子差不多,我们市面上见到是去掉肉皮的“核”。当然更让我们称奇的是村中隋槐、唐槐、元代皂角树,千年金钱树、栾树等,高龄的它们太值得我们的敬重。它们历经沧桑,见证了历史。

塔尔坡古村的自然景观也十分秀美,仿佛是一个世外桃源。村前有一泓由山上流下的清澈见底的山泉绕村而过;村中古村葱茏挺拔,老屋忽隐忽现;村后峻峭的云丘山如屏风衬后,使得古村落更觉美丽如画。

11点,我们结束了对塔尔坡古村的游览之旅,前往冰洞参观。因为冰洞温度低,穿着单薄的游客必须穿棉衣进洞,我挑选了一件合身的棉大衣,然后经50米通道进入冰洞。

进到冰洞内,温度骤降,但眼前美丽的冰雪世界完全吸引着我们。那些万千姿态,异彩纷呈的冰柱、冰笋、冰钟乳、冰樱花、冰玫瑰花……美丽晶莹,盛开在零下,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冰雪公主用最灵巧的手打造出世界上最富魔幻色彩而浪漫至极的景观。

我们在冰洞内欣赏流涎,冰洞蜿蜒曲折,据介绍,总长有100多米,最宽处12米,最高处15米。目前探明的冰洞群共有16个,其中1号冰洞群已正式对外开放。

云丘山冰洞群,是世界上三大奇观之一,也是至今发现规模最大的天然冰洞群。这些冰洞形成于第四纪冰川期,距今已有300多万年的历史,其围岩地层年龄在4亿年左右。云丘山冰洞群属于地热异常型冰洞,因其成因复杂,规模最大,全年都有冰,而成为最具科研价值和观赏价值的冰洞群之一。

从冰洞出来,景区给每位游客一杯红糖姜茶,姜茶下肚觉得暖胃更暖心。



春有百花,夏有荷

王大镗 摄

沉浸武夷,不提山,是因为不止山。

身为福建人,自然很早就知道并向往着武夷山,毕竟这是自己的山。四月中下旬,一个培训在武夷山市举行,幸得参与。

广义的武夷,“北引皖浙,东镇八闽,南附五岭之背,西控赣粤半壁”,面积达2000余平方公里,山脉横亘达550多公里,乃福建省最高的山脉,江西最长的山地。许多山峰海拔在千米以上,最高峰达2158米。武夷市区到景区,高楼并不多,作为旅游城市和茶叶胜地,并不走现代都市的路径,甚至本质上还是一个留守的县城。夜间逛过,并不多见年轻人。茶企人与茶农,与一般山区县一样,多是中老年人。但景区不一样,她是闻名全国的,吸纳的客流很丰厚,最有活力的年轻人亦是常客。

来培训的人,本是“文旅”,为主看看山脚下的武夷精舍,领略一番当地的传统文化与底蕴,当然也让大家可以自行到水月亭,至多到半山亭转一下即回。常客自然是愿意的,望山而畏的人更巴不得。只我这样心向而神往的痴徒,暗中盘算着,哪怕“出格”到脱离队伍,也要把天游峰看了。

首站直奔武夷精舍,这是“朱学”的重要传承地。资料说:朱熹先后创办了武夷书院、考亭书院,培养大批学生,创立了闽学,武夷山遂成为理学名山。武夷精舍,又称紫阳书院,武夷书院,朱文公祠,位于武夷山隐屏峰下平林渡九曲溪畔,是朱熹于宋淳熙十年(1183年)所建,并在此完成了《四书章句集注》。此处不仅是朱熹著书立说、倡道讲学的场所,也是其文化传承的重要基地,被视为“武夷之巨观”。朱熹在武夷精舍时期提出“四书学”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并,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精密哲学体系。我瞬间感觉神圣起来,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里程碑,越走近越感觉庄严。

首先的关注点是这儿的选址和环境。它位于一个山谷之间,九曲溪从面前环过,形成一片开阔的平地,精舍在一个

稍高的合地上,后面很正地枕着峭立的石峰,“风水”常称此为笔峰吧?象征文运隆兴。整个环境氛围很静雅,着实是读书和熏陶人的好地方。“精舍”建筑俨然,四合院结构。历史上,几经重建,现在的建筑主体是2001年,按照清代董天工的“武夷精舍图”以仿宋建筑风格在原址重建的。

从“精舍”转向天游峰路线,游人显然稠密了起来,看来大自然永远比文化明白。虽初来乍到,不曾“攻略”,但肉眼可见的几处景点,定然都值得奔赴。到处是石头:石厅、石崖、石洞、石面、石峰,高低错杂,典雅险峻,娇俏伟岸,丰富

处,越发明亮,出口就逐渐呈现了。上面置着绿树新春的荫,很青绿,让人有胜利的振奋。

出得洞口,又震惊到了,可谓别有洞天吧,一个小山谷赫然眼前。突起处的建筑便是水月亭了,有点人满为患。在此鸟瞰九曲溪第六曲,它把丹炉岩环抱个扎实,盈满又湍急地绕行而去。背脊则是千仞壁立的伏虎岩,崖壁如刀劈斧削,兀立的傲骨居高临下凝视着你,直把人们盯成蚂蚁。我继续绕向“茶洞”进发。洞,可以是走向山的深处,横向成穴;也可以是地下的深处,垂直深幽。茶洞是石峰围合下的一个洞天,接笋、隐屏、玉华、仙游、清

隐、仙掌诸峰环护如屏,人在洞中如隐谷底。前头的石门匾曰“峥嵘深锁”,极为允当的。据传此处所产茶叶最佳,故名。

仙游潭里淙淙清流,倾泻而下,奔涌而下,直往地底而去。一半可见,是为流瀑,一半隐身,当为幽河,再露出来,便在九曲溪里了。循它的来源,我折而往天游峰山亭而来。从山底就望见胡麻涧如千寻白练从峰头直泻而下。水的柔与石壁的硬互补,比起悬垂飞泻另有一份妙态。任何角度的拍照,都呈现不了它的气势,我不得不夸奖,昨夜雨来得好,今天的行程,来得巧。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左侧自谷至潭的陡梯,密密麻麻全是蠕动往上的人群,服饰多彩,醒目而生动,与自然对接又和谐着。天游峰位于景区中心,东接仙游岩,南续清隐岩,西连仙掌峰,壁立万仞,高耸于群峰之上。徐霞客评之为:“其不临溪而能尽九曲之胜,此峰固第一也”。自茶洞往上,人都在石面上行走了,

得感谢人类用伟力凿出粗糙的石梯,再以水泥柱与铁链子围护着。“队伍”如彩线拧成的一股绳,沿梯而上,以一种缓慢的节奏“蠕动”而上。人在画中行,在画外生,原来是这么回事呀。好不容易爬到瀑布的尽头,那是夹在石壁间的胡麻涧了“隐身”了,它藏在山谷石缝中,曲水流觞,把坚硬的石沟蚀成一个一个的窝盆,又在里头冲击回旋着,再被重力拉扯着滚涌而下,成为坚硬石峰里最生动的景观。

山绝路险,不影响游人如织。你与前后人之间的空间并不足50厘米,这是不允许回头的路,唯一的办法就是走透它。而人群的拥挤,无形之中却起了壮胆的作用,稀释了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如果前后空旷无人,让你直面这里的险峻,相信不少人要因恐高而打摆子。现在你前看脚后跟,反观别人头顶,反倒有着莫名的安全感。

越过“龙脊”,再向上是天游峰顶。此地被誉为“武夷第一胜地”,卓然而独立,飘然欲仙,不像海拔只有408米,相对高度215米,有一种感觉叫气质吧。气质险峻,不绝对高,但在心里形成的感受却如临天外之境。在此俯瞰九曲溪,一览众山小之态毕现,远山雾起云蒸,仙境之感宛然。“天游”的石牌四周围满了“打卡”的人,如一段震撼人心文章之末的句号。天游碑之后,巅峰之处便是天游观。武夷山是道教名山,列三十六洞天中的第十六升真元化洞天。天游观供奉老子石像,“老子天下第一”,他所占居的名山,就应该是天下“第一山”了。下山路边一面山崖上就有“天下第一山”石刻。

时过正午,“过时不候”的同学们早都回去了,我也自己找着回来。带着“登顶”的成就感,我沾沾自喜又飘然地下山。虽说这次武夷游只单线地浅走一路,九曲溪、竹排什么的都没领略,但毕竟跟武夷山有了不浅的亲密相处,也算慰了心愿。不尽之处,以后再回来。武夷山,虽只打卡式地飘过,但却在心底烙下了清晰的印记。

# 打卡武夷盘天游

○ 池宜滚



地牢牢吸引着人。而昨天刚下过暴雨,到处湿漉漉。翘升于空中的石檐上,清水珠帘般落下,叮咚如琴;石壁上沁出的水痕,如泪如洗,更为石之无情有情之衬;至于流泉飞瀑,轰鸣而下,则令人心旌摇荡地神驰着。

过“重洗仙颜”岩,穿云窟,越问樵台,跨“叔圭精舍”,我直往人群汇流的“天游”山而来,并从一线天入口“消失”。一线天位于一个幽邃的峡谷中,从外看,绿色的青山里有一条脉搏一样的曲线,其实是“漏空”的地方,置身其中,人便是一条狭窄的裂缝下,抬头仰望,但见岩顶裂开一罅,就像是利斧劈开一样,两壁相去不满一尺,天光一线,如地狱幽光。“裂隙”从山脚向山腰延伸,供人通行的台阶很陡,石壁上设有褐色的铁链供人攀援。雨后的滴水啾啾落下,闪烁如珠。有的人走累了,倚着湿润的崖壁喘息,急促的人则从他身侧越过,彼此看不清容颜。越到高